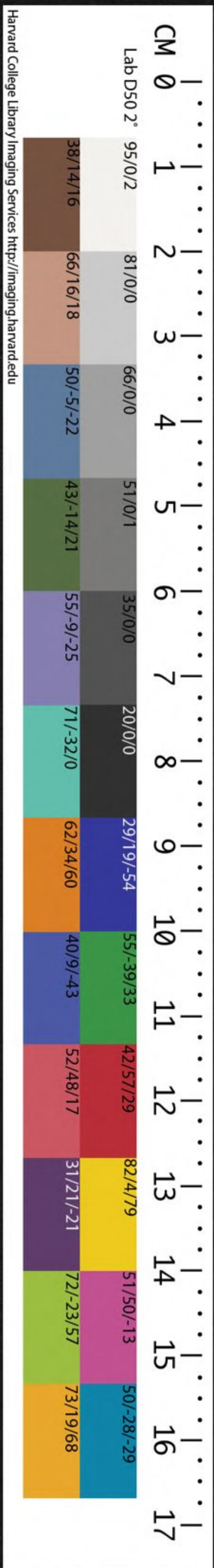


T 2516/7928(4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45



卷之九十九

晋十三止

史律卷九十九

晉書二十七

載記

秃髮烏孤

秃髮烏孤，鮮卑人。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匹孤卒，子壽闡立。壽闡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秃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畧。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敗涼州刺史蘇愉，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爲馬隆所破，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三傳至烏孤。呂光署爲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



大都統廣武侯諸將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石真若留曰
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不如受之以待其釁烏孤從之烏孤
討乙弗折掘二部破之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遣使署烏
孤左賢王益州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
此州不能惠安黎庶吾安可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興豈有常
哉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
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號曰南涼曜兵廣武攻尅
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於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
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更稱武威王徙於樂都
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夸僭檀爲車騎大

平秦郡也

將軍廣武公鎮西平豪雋秀傑皆居顯位郡縣守令咸得其
用烏孤從容謂其下曰隴西區區數郡地耳兵亂分裂遂至
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呂氏偷據姑臧吾藉父
兄遺烈思廓清西夏三者何先楊統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
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與我鄰好無故伐之非義舉也呂
光衰老嗣子闇弱纂弘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當瓦解宜
遣車騎鎮浩亶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
則擊其右使疲於奔命不得安其農業不出二年可以坐定
姑臧姑臧旣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烏孤因
酒墜馬傷甚謂羣下曰四方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位

鎮北將軍
侯延

史綱 卷之九十九
三年偽謚武王弟利鹿孤立徙居西平呂光死遣其將金樹
蘇翹率騎五千屯於昌松漠口呂纂來伐使僂檀距之纂士
卒精銳進度三堆我軍擾懼僂檀下馬據胡牀而坐衆心乃
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僂檀乘虛襲姑臧
纂弟緯堅守不戰僂檀置酒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
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
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
歸理窮歸命非出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宜徙於乙弗
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不從乾歸果奔於姚興隆安五年利
鹿孤僭稱河西王率師伐呂隆敗之利鹿孤謂其下曰吾屢

爲戎車無闢境之功不愛官爵少賢能之助其故何也祠部
郎中史嵩曰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
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
叛所以斬將尅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以文章
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宜建學校開庠
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
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利鹿孤雖僭位尙臣於姚興功臣楊
經死其弟桓有才望姚興徵之利鹿孤餞桓於城東謂之曰
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情同古人夫鯤非
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當

振纓雲閣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殿下有臣於俘虜之中任同親舊國士之恩豈敢忘之因灑涕而別遣儻檀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執之儻檀數其不降禕曰禕聞忠於彼者亦忠於此禕受呂氏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儻檀悅欲以爲司馬禕曰禕不能死而復官之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儻檀義而釋之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僞謚曰康儻檀少機警有才畧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儻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儻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元興

元年僭號涼王遷於樂都初乞伏乾歸在晉興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儻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熾磐雖逃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乃赦之至是又奔儻檀歸其妻子姚興拜儻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儻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儻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尙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爨呂光時爲尙書郎見儻檀於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弘拔命世之傑也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爲託至是儻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冰鏡之明不期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

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女齊之子無以加也姚興密圖姑臧僞檀乃去其年號遣叅軍關尙聘於興興謂尙曰車騎爲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尙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僞檀表求涼州興不許僞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僞檀爲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僞檀率步騎三萬次於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尙遣辛晁孟禕出迎尙出自清陽門僞檀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尙還長安僞檀曰

舊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僞檀曰吾人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畧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申客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縱橫于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僞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遣西曹從事史暉聘於姚興興謂暉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暉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國威未接萬里投誠陛下官方任才量功

授職遷授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涼州授車騎車騎何從得之曷曰河西雲擾呂氏顛狽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遠在天外故征西以周名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尙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性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拜騎都尉僂檀宴羣寮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曰張文王築城郭繕宮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渙然瓦解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王有西夏率土崩離

銜璧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主更四姓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士勉之僂檀曰非君無以聞此言也僂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爲太尉主簿錄記室事僂檀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闕於方亭遂伐沮渠蒙遜蒙遜來戰於均石爲蒙遜所敗西郡遂陷僂檀又與赫連勃勃戰於陽武大敗僂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僂檀懼東西寇至徒三百里內百姓入於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率其屬叛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恃衆故也責躬悔

遇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殿中騎將白路擒七兒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謀反僂檀誅之姚興以僂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僂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畧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唯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僂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興曰勃勃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患不尅宗曰形移不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僂檀以一敵致敗今以大

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僂檀匹也興不從遣其將姚弼歛成率步騎三萬伐之又使姚顯為後繼遺僂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僂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為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於西苑州人王鍾等謀為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僂檀僂檀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為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歛成縱兵虜掠僂檀遣其將軍俱延敬歸等十人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閉營不出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

勢甚盛遣射將孟欽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宋益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歛成遣使謝儻檀引師而歸儻檀于是僭卽涼王位儻檀將伐蒙遜太史令景保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儻檀不聽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儻檀怒鑠之而行蒙遜來戰於窮泉儻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吾向實言之但不從耳蒙遜曰昔高祖困於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

遜乃免之至姑臧儻檀謝之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

一作西苑

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壘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

儻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子他及司隸校尉敬歸爲質

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

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儻檀懼乃遷於樂都留大司

農成公緒守姑臧儻檀始出城焦謚合三千餘家據南城稱

涼州刺史降於蒙遜蒙遜乘勢來伐圍樂都三旬不尅遣使

謂儻檀曰若以愛子爲質我當還師儻檀不從蒙遜築室返

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儻檀

將伐蒙遜護軍孟愷曰蒙遜初并姑臧兵勢甚盛宜固守伺

蒙遜亦狠
如秦之於
六國也

隙不可妄動不從進至番禾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曰殿下
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貲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
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
外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不聽屈右出告其諸弟曰吾言不
用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至僂檀大敗
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僂檀嬰城固守以子柒千爲質蒙遜乃
歸蒙遜又攻樂都不尅而還將軍文支以湟河降蒙遜蒙遜
徙五千餘戶於姑臧蒙遜又來伐僂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
遜乃引還僂檀欲西征乙弗孟愷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
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尅後患必

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
相時而動不聽僂檀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
窘事宜西行以拯荒弊蒙遜不能卒至熾磐易以拒守吾不
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僂檀乃率騎七千
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從事中
郎尉肅謂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
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所全武臺不聽一
旬而城潰僂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
賞軍今還無所歸卿等能與吾取契汗是所望也遂引師而
西衆多逃返遣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將士皆散僂檀遂

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僂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東哭秦朝，申包胥之誠，西感沮渠，展毛遂之搵，負羈勒而侍殿下者，舍臣其誰？惟願審進止之。笑僂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潰，諸城皆降於熾磐，獨浩亶尉賢政固守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雖知樂都已陷，先歸獲賞，後服受誅，未審主上存亡，不敢歸命。妻子豈足動懷？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乃欲使人效之乎？及聞僂檀至，乃降。

僂檀後爲熾磐鳩死。在位十三年。武臺亦爲熾磐所殺。僂檀少子保周、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義熙十年滅，凡十九年。

慕容德

慕容德，皝之少子也。苻堅拜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曰：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去之。及次滎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亾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

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慕容垂如鄴，垂稱燕王，以德爲司徒。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不可，德曰：昔三祖積德，遺澤在人，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今永僭建大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橫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可已乎？垂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魏將拓拔章攻鄴，德敗之。魏師退次新城，南安王慕容青請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寇，利在野戰，一不可

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雖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步馬殊勢，四不可擊也。我自戰其地，各顧其家，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圍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圖之必勝，德從之。魏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叅軍劉藻請救於姚興，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爲致死。會章盧乖爭，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擊之。德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奔薊，慕容詳又僭號。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

謂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廣開恩信以招集之可一舉而取也從之隆安二年德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于滑臺遇風船不可渡魏軍垂至衆懼議退保黎陽其夕流澌東合乘夜濟師魏師旦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旣至滑臺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赦境內置百官魏將賀賴盧率衆來附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巳瑞謀爲亂賜死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

迎鍾執思付獄遣使勸德稱尊號德謂其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以嗣帝奔亡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奉迎謝罪角巾歸第卿等以爲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慕容護請馳問寶虛實乃率壯士數百謀殺寶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乃還德以趙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厚恩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以明臣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有犬戎之禍晉鄭是依漢有七國之難梁王扞禦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

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愧申胥，痛哭秦廷，欲學龔勝，不食莽粟。德怒，斬之。苻堅旣爲姚興所滅，族孫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辨勸和納之，和不從，辨懼及德，是役辨又勸和反，和不從，辨殺和，以滑臺降於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曰：「魏軍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旣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以爲基業，然後畜力而圖之。」

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辨，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滑臺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慕容鍾固勸攻滑臺，潘聰曰：『二君之議皆非也。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我師。又密邇江淮，水路沮洳，秋夏霖潦，千里爲湖，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二千里，戶十餘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曹疑之所營，山川阻

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辨士，馳說於前。大兵繼進於後，辟閭
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死
解。旣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關中、河內也。
沙門朗公善占候，德因訪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尙書之議可
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埽虛危。虛危，齊之
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北
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諸縣悉降，置守宰
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
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
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

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
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前訓。是以宣王龍
飛於衰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之定期，帝王之大運
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
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
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
盜據齊魯，遠附吳越。割剝東藩，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
集。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廣固。昔韓信以禪
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尅不移朔。况以萬乘之
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未足以喻。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

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
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衆戰何戰不勝
昔竇融以河西來歸榮被於後裔彭寵以漁陽肆逆身死於
奴隸近則曹疑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
非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敢抗違必無
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
不發必玉石俱焚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
皆承檄降於德渾懼將妻子奔魏追斬於莒城德遂入廣固
四年僭卽帝位燕其羣臣酒酣問曰朕可方自古何主也青
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

左右賜仲帛千匹仲辭以過多德曰卿亦戲卿耳
所言非實故以虛言相賞韓範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
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悅賜範絹五十
疋自是昌言競進德登營丘望晏嬰冢謂左右曰禮大夫不
逼城塋平仲生居近市死塋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
對曰臣先人之時政在家門奢僭相高故儉以矯世存居湫
隘卒豈擇地而塋乎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
德號慟吐血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作亂率衆攻端門殿中
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其家段弘
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達奔魏尙書韓

諄上疏曰二寇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
鴞之林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
畧未振使長蛇騰霧封豕假息夫一日之安貽百世之患陛
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征愍黎
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於營丘難以經畧於
秦越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
依託城社不懼燠燒公避課役擅爲奸宄損風毀憲法所不
容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進爲雪恥討寇之資退爲足國
強兵之計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禍悅綰之害所
不辭也德納之遣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

百姓逃竄以諄爲行臺尙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
諄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旣
而饗宴乘高遠矚謂尙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
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
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
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
然邃荅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昔賢
典懷往事彼而有知亦將有感於斯言桓玄將篡逆誅不附
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
等皆奔於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畧

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玄篡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機有可乘。以陛下神武驅樂奮之卒，當厭亂之會，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禦之備亦云微矣。若以步騎數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直指江介，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拓境開疆，無過今日。如後機失，會豪傑奮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旣寧，物無異望。時過患生，憂必至矣。諸將咸以玄未可圖，德乃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鉄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

之聲，振動天地。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鍾爲前，慕容鍾爲大都督，率步卒二萬，騎五千，尅期將發。而德寢，初德迎其兒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太子。其月死，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夜爲十餘棺，分出四，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謚獻武皇帝。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處納於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囚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將

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公孫氏卒，臨終授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復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姚興，超徙於長安。超娶平女為妻，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興召見超，深自晦匿。興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而歸。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錄校尉。前府德無子，欲以超為嗣，故為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

超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為太子，德死，義熙元年，嗣僞位，以慕容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領屯騎校尉，內叅政事。鍾宏有不平之色，封孚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五樓欲耑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不行，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長史，悅壽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豈天族乎？」處之外館，超聞而

史經 卷之九十九
憾之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之法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遣慕容鎮攻青州剋之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慕容昱攻徐州拔之段宏奔於魏韓範攻梁父剋之慕容法奔魏超不恤政事畋遊是好百姓苦之超母妻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左僕射段暉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延一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况陛下慈親在秦方寸崩亂宜昔降大號

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多智足辨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超曰得吾心矣使範聘於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效款稱藩爲能以小事大抑崑爲親者屈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不承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下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所未安興怒曰若如卿言便非爲事大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願陛下體愛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悅於是爲範設

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辨未也範曰大辨若訥古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疑自梁父來奔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至誠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令其送伎然後歸之興從之超遣僕射張華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宴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亾樂師歸周今其事也華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自古

帝王爲道不同興怒曰昔秦楚競辨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旣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園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大風暴起天地晝昏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太史令成公綏綏曰陛下信用奸臣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之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超正旦朝羣臣於東陽殿樂作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領軍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

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讐隙超不聽遣其將
斛穀提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
大樂教之時公孫五樓專總朝政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
並為郡縣公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
率騎三千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將
討之超引見羣臣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
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
銳氣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
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
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

五樓超所
信任此策
可用而不
從何也

魏得是

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
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難以卒芟今據五州之強帶山
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千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
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
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
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
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
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人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險
又不肯從人逃寇酷似劉璋矣國滅吾必死之超聞之大怒
收鎮下獄王師次東甍超遣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步騎

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於臨朐。暉謂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將據川源，劉裕前驅，孟龍符已至。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暉戰敗被殺，超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赦慕容鎮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復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事急遲謀，忠臣臨難立節，諸君其勉思奇策，共濟艱運。」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聞西秦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

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餽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攻圍。」司徒慕容惠曰：「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乞師於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須得張綱爲攻具，城乃可得。」綱自長安歸，遂奔於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射之，乃退。僕

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遺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裕弗許。晉兵繼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旣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遺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至洛陽，與姚紹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範曰：「自亾祖司空世食燕祿，故泣血秦庭，與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天

喪敝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恩，猶未忍謀燕。裕嘉之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超知敗在旦夕，又範弟諱盡忠不二，故不罪焉。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饗將士。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泣。韓謨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當勉強之秋，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怒，繫之於獄。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

張綱該殺

疑降後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裕從其言城中男女患脚弱
 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尙書悅壽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
 士疴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
 宜轉禍爲福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
 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
 蒙之以皮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
 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裕四面進攻殺傷甚
 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亾爲裕軍所
 執裕數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
 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

安四年僭立以義熙六年滅凡十一年
 封孚字處道渤海人寶僭位遷吏部尙書及蘭汗之篡南奔
 辟問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大喜孚外統
 機事內叅密謀及超嗣位政出權嬖殘虐滋甚孚屢匡救超
 不納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曰桀紂之主超大
 怒孚不改容徐步而出司空鞠仲謂孚曰與天平言何其亢
 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慕大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
 以超三年卒於家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爲氏蒙

遜雄傑有英略，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軍敗，鞠粥謂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是智勇見猜之日。吾兄弟素為所憚，死而無名，不若勒衆向西平，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不從。兄弟皆為光所殺，蒙遜求還葬。時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賊殺忠良，吾將為二父報讐。」遂斬光護軍馬邃，以盟。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京兆段業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使蒙遜攻西郡，蒙遜引

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欲擊之。蒙遜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果為弘所敗，業築西安城以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此謂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為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業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呂光遣子紹伐業，業請救於秃髮烏孤。烏孤遣楊軌救業，紹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覲之志。紹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乃按兵不戰。紹引兵歸，業憚蒙遜雄武，欲遠之以

爲臨池太守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世之才信愛讒
佞遠棄忠良吾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不從蒙遜與男成
期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約以取假
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令自
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今以臣在
恐部人不從與臣尅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
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
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業枉見屠
害諸君能爲報讐乎男成素有恩信衆皆從之比至氐池衆
踰一萬羌胡多起兵應之蒙遜壁於侯塢業使將軍田昂攻

蒙兒

殺士

蒙遜王豐孫諫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
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非昂無可以討蒙遜昂至侯塢率騎
歸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業
曰孤單飄一已爲貴門所推可見旬餘命蒙遜斬之隆安五
年蒙遜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姚興遣姚碩德
攻呂隆於姑臧隆降於興酒泉梁寧二郡叛降李嵩蒙遜懼
遣其弟挈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
拜挈建康太守挈還謂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
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離桑梓受制于人蒙遜乃止姚興
遣齊難率衆四萬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蒙遜敗其

殺伯

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人也。何以紀綱百姓乎？令自殺。姚興遣張構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拜禿髮儁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蒙遜不悅。謂構曰：儁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曰：儁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加以重爵者，褒其歸善之義耳。將軍匡贊帝室，勲高一時，安可以不信相待？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元勲，齊難、徐洛、驍、勇宿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封西海邪？構

奇解

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大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地震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遂攻儁檀。西郡太守楊統統降。蒙遜率步騎三萬伐儁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蒙遜引還，儁檀追及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儁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姑臧，奪夏降者萬數千。儁檀懼，請和而歸。及儁檀南奔樂都，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尅之。饗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遂遷於姑臧。以

義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僭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僭檀，湟河太守文支降蒙遜，寢於新臺，闔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率眾攻乞伏熾磐，尅廣武郡，如湟河度浩亶，熾磐遣乞伏臯尼寅距戰，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折斐、麴景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斬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爲湟河太守而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黃迅報聘，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於南裔，蒼生沒於北虜。陛下累聖重光，八表宅心，臣被髮邊徼，才非時雋，謬爲河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

蒙遜此表
可也

嶮，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夏祚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劍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中興之美，陛下據吳楚之地，擁荆揚之銳，詎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尅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晉爲右翼前驅，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之，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漢平長史焦昶密招熾磐，熾磐復攻漢平，漢平出降。隗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爲熾磐所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宜宥

之以厲事君，乃放還。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蒙遜遣將軍沮渠成都、騎五千襲甲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甲和虜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立石神圖，命中書侍郎張穆賦焉。勒石於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必不能久。據關中，羣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緝熙庶政。乃者公私草創，未遑舊式。朝士多違憲章，或當直文案，在家臥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今黜陟絕於皇朝。

駁議寢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甚非靖共爾位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蒙遜攻浩亶，有虵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進爲騰虵，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乃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歆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耳。乃露布稱得浩亶，將進軍黃谷。歆聞而大悅，進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歆於壞城，斬之。遂進尅酒泉，歆弟敦煌太守恂自稱大將軍。蒙遜築長堤，引水灌城。恂將宋承舉城降。恂自殺。李氏遂亾。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稱臣貢獻。宋武以蒙遜爲都督涼州諸軍。

事鎮東大將軍、京州刺史、張掖公、景平元年、芮芮來抄、蒙遜遣世子正德拒之、正德軍敗、見殺、乃以次子興國爲世子、元嘉元年、枹罕虜乞佛熾槃攻河西白草嶺、尅臨松郡、執蒙遜從弟成都、六年、蒙遜征枹罕、時乞佛熾槃死、子茂蔓大破蒙遜、生禽興國、殺三千餘人、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爲世子、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貢於魏、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叡聖、德超百王、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于三代、上靈降佑、祚歸有道、羣生幸甚、率土齊欣、臣誠弱才、效無可、永幸遇重光、思竭力命、自欣投老、得覩盛化、與終餘年、憑倚皇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審津塗、寇險、竟不仰達、

爲是天朝高遠、未蒙齒錄、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祇等還、奉被詔書、三接之恩、獨隆萬里之心、有賴今極難之餘、開泰唯始、誘勸旣加、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遐外無棄、仰荷愷悌之仁、俯蹈康哉之詠、然商胡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厲以竇融、知命之美、顧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蔭、庶微誠上宣、天鑒下降、若萬國來庭、百辟陞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難尙殷、私懷未遂、許身於國、款誠莫表、貽慮公卿、辭旨紛紜、不在同獎之例、未達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啓聖姿、幼登天位、美詠侔於

成康道化踰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灑玄澤以潤八荒况在秦隴塗炭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後蒙遜遣子安周爲質魏主遣太常李順拜蒙遜太傅都督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十年蒙遜死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閨庭無禮菩提年幼蒙遜第三子茂虔一名牧犍時爲酒泉太守衆推茂虔襲位十一年茂虔上表於宋曰謹按謚法尅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勛光天府標榜稱迹實兼斯義輒上謚爲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詔從之以茂虔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茂虔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

特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亾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叟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宋文賜之茂虔亦請命於魏先是魏主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死茂虔立送妹於魏拜昭儀茂虔尙魏主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獻馬五百匹黃金五百斤以世子封壇爲質魏主以茂虔所行乖悖且顧望兩端親征之茂虔求救于蠕蠕遣弟董來率兵萬餘人拒魏

祀則有神 神豈無知

軍於城南、魏主至姑臧、茂虔嬰城自守、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魏主引諸軍進攻、茂虔兄子萬年又率麾下來降、城拔、茂虔面縛請罪、命釋其縛、徙涼州民三萬餘家於魏、始有父老投書於敦煌東門、忽不見其書、八字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震電、其下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祠也祀傍泥陷不通、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茂虔立果、七年而滅、茂虔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茂虔姊共毒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得愈、乃徵李氏、茂虔不遣、既降、魏主猶以妹壻待之、為蒙遜置守墓三十家、授茂虔征西大將軍、涼王初、魏軍將

婦人不待 教

知之晚矣

入茂虔開府庫、取金銀珠玉、不更封閉、城民取之、巨細蕩盡、守藏者告之、又有告茂虔父子畜毒藥、前後殺人以百數、姊妹皆為左道、朋行淫佚、曾無媿顏、初、剽賓沙門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隨林私通、亾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受其法、魏主名曇無讖、蒙遜殺之、至是、魏主知之、乃賜昭儀死、誅其宗族、人又告茂虔與故臣民謀反、於是賜茂虔死、茂虔與主訣、乃自裁、葬以王禮、及公主卒、與茂虔合葬、公主無男、有女、襲母爵為武威公主、茂虔之敗也、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魏使弋陽公元絜守

酒泉無諱圍之，繫出戰，為無諱所執，遂尅酒泉，留從弟天周守之。無諱進據敦煌，十八年，魏主遣軍圍酒泉，城中饑餓，死萬餘口。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盡城陷，執天周殺之。時魏兵甚盛，無諱懼不自立，遣弟安周將五千人伐鄯善、鄯善王出走。無諱率萬餘家棄敦煌，西據鄯善，遣將衛祭襲高昌。高昌王爽奔蠕蠕，無諱復據高昌，遣常侍汜儁奉表於宋，獻方物。宋文授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河西王。無諱卒，弟安周立。孝武大明三年，安周奉獻方物，後為蠕蠕國所併。

赫連勃勃

無諱奔亡之餘能據二國可謂壯士

魏書勃勃奔薛于部魏使執送之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何忍送之寧與俱亡道武親討之悉伏奔姚

赫連勃勃號屈子，劉淵之族也。曾祖武封樓煩公，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虎拜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魏師伐辰，尅代來，執辰殺之。勃勃奔於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利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烏雀投人，尚宜濟之；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非仁者之心。他斗伏弗從。阿利遣勁勇纂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辨慧美風儀，興見而

奇之寵遇踰於勳舊拜安遠將軍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朔
方雜夸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興弟邕固諫曰勃勃慢上殘
下貪暴無親輕爲去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後復以
勃勃爲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
餘落鎮朔方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於姚興勃勃留之
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
稱天王大單于國號大夏進攻三城已北諸戍斬興將楊丕
等諸將曰陛下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
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
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

禽獸

姚興取
秦冲之

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我若崙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
非其敵亾可立待吾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
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而我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
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
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
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城門晝閉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
至於此黃兒邕也勃勃求婚於秃髮傉檀傉檀弗計勃勃怒
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
掠二萬七千戶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焦朗曰
勃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

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
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賀連曰勃勃以死亾之餘
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人懷貪競勃
勃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宜
速追之儻檀從之勃勃聞而大喜於陽武下陝鑿陵埋車以
塞路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里殺傷萬計以爲京觀號
鬪樓臺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於青石原敗之俘斬五千
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縱兵
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難引軍而退勃勃追擊
於木城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夸夏降附

者數萬計置守宰以撫之乃率騎二萬入高岡及於五井
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
城勃勃覘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遣姚文宗距戰勃勃僞
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姚榆生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
奚聚羌胡三千餘戶於勅奇堡勃勃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
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
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自刎而
死勃勃攻興將姚壽都於清水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
家於大城復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於北原
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三萬匹以叱干阿利領將作

大匠發嶺北夸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工巧然性殘忍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又造兵甲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造百鍊剛刀為龍

以才攻盾
沒奕干救
勃勃於患
難之中妻
之以女猶
襲殺之何
有於乞伏

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世甚珍之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曰明王之行師也以德不以暴熾磐我之與國乾歸新死棄好伐喪匹夫猶耻為之而况萬乘哉勃勃曰善其年下書曰帝王者天之子也是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天屬之尊不可令

支庶未可

支庶同之其非正統以鐵伐為氏庶朕子孫剛銳如鐵堪以伐人攻姚興將姚逵於杏城尅之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姚泓將姚嵩與氏王楊盛相持勃勃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為盛所殺勃勃攻上邽尅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殺泓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進攻泓將姚謙於雍城謙奔長安進師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有高世之畧率兵伐秦姚泓豈能自固且泓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尅之裕既尅長安

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軔。吾取之。若拾芥耳。於是秣兵厲士。卒進據安定。盡有嶺北之地。劉裕滅泓。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名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以荅裕。裕賢而奇之。使者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勃勃還統萬。裕留于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大喜。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奪。無暇力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百姓日望義旗之至。青泥上洛。南

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旬之間。可不戰而定也。勃勃善之。以世子瓚都督前鋒諸軍事。率騎二萬伐長安。于昌爲前將軍。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瓚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退屯劉迴堡。田子殺司馬王鍾。惡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城。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百姓逐齡石。勃

勃遂入長安，瑣率眾三萬，追擊義真，敗之。義真單馬而遁，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積人頭以爲京觀。勃勃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可謂美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拜買德都官尚書，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鹼石於潼關，獲之。勃勃遂僭卽帝位，遣其將叱奴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洛陽，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旣至，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君。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

知長安累代帝都，有山河四塞之固，荆吳僻遠，勢不能爲人患。拓拔與我同壤境，去統萬裁數百里。若都長安，統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北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及此耳。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瑣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赦其境內，改元曰真興，刻石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我皇祖大禹，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數遭屯險。王桀失馭，然鴻績未渝。慶繇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帑網遐張。則東緝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崤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弑，

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
然、物、無、異、望、於、下、控、弦、之、衆、百、有、餘、萬、使、中、原、疲、於、奔、命、諸、
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義、風、
蓋、於、九、區、威、聲、格、於、八、表、屬、奸、雄、鼎、峙、之、秋、羣、凶、林、立、之、際、
昧、日、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有、征、無、
戰、故、僞、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
欽、風、而、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
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乎、七、載、王、猷、允、
洽、乃、遠、惟、經、始、之、基、近、詳、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
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

郭、天、池、周、繇、千、里、其、爲、獨、尊、之、形、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咸、
陽、超、美、於、洛、邑、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
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閭、闔、披、霄、
而、山、亭、魏、象、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秘、室、通、房、連、閣、馳、
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乎、並、建、森、然、畢、備、
若、紫、微、之、帶、皇、穹、閬、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猶、
以、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輪、之、妙、匠、
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
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路、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
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立、棟、鏤、榱、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

号似翔、鵬之矯翼、二序互啓、而五時之坐、開四隅、並陳而一、御之位、建温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隋珠、粹以金鏡、雖犧望、互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昔周宣作室、而詠、斯干、魯僖考宮、而頌有恤、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咸秩百、神賓享萬國、亦何得不播之管絃、刊之金石哉、其祕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勃勃凶暴好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决其唇、諫者、謂其、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夸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勃勃議廢其長子、璜、璜自長安起兵、攻勃勃、勃勃

第三子昌、攻璜、殺之、勃勃以昌爲太子、元嘉二年、勃勃死、昌、嗣、僞位、魏主燾聞勃勃死、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昌、方宴饗、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次黑水、去統萬三十、里、昌出戰、魏主馳擊之、昌退走入城、軍士乘勝入其西郭、焚、其門、明日分軍略居民、殺獲生口數萬、牛馬十數萬、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魏將奚斤相持於長安、魏主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魏臣以統萬城堅、非旬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尅、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

非策也。吾以輕騎至其城下，彼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吾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軍士去家二千里，復有黃河之險，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於黑水，伏兵於深谷，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降言，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旣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何有不濟？魏主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負罪，亾入城，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之，引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言：「昌勢銳，宜避其鋒，俟步兵至，一時奮擊。」魏主曰：「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

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陳爲翼，行五六里，魏主衝之，昌陣不動，稍復前行，會有風起，宦者趙倪勸魏主更待後日，崔浩叱之，魏主分騎爲左右以倚之，魏主墜馬，昌來逼，魏主騰馬刺殺其尙書斛黎，又殺昌騎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大潰，奔上邽，遂克其城，勃勃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墻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彫鏤圖畫，窮極文采。魏主曰：「葺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亾，其可得乎？」後安頡擒昌，魏主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尙始平公主，假常忠將軍，封秦王，以謀反誅昌弟定，凶暴無賴，昌敗

奔於平涼、自稱尊號、登陰繁山、望其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中興之業、俄有羣狐百數、鳴于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宋連和、遣其將侵麟城、魏將隗歸破之、定自將數萬人、擊隗歸、魏主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魏主圍之、斷其水草、定引眾下原、魏將丘眷擊之、眾潰、定被創、單騎遁走、收餘眾保上邽、爲吐谷渾慕瓚所襲、擒定送魏、殺之、自勃勃至定、凡二十六載而亾。

沮渠赫連等晉宋魏三書相入者不便割截連類載之以便觀覽云

史緯卷九十九終

